

中國典籍日本注釋叢書·論語卷

張培華 編

目一松平賴寬撰

論語徵集覽

下



中國典籍日本注釋叢書

論語卷

張培華 編

論語徵集覽

下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三

論語徵集覽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損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古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
此上事無倦則可

新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便之深思也

古義治民在於先修其身使民在於躬勤其事爲政之道先之勞之二言盡之矣故及其請益以無倦告之胡氏炳文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以忠道在邇而事在易故知道者不求諸遠而必求諸邇不求諸難而必求諸易知其要在此而不可易也以身先之則民勸矣否則事廢以身勞之則効速矣否則功不成若夫子之言可謂邇且易也然勤而不倦焉則治必定功必成矣其要唯在堪煩積久不求近効若求近効則怠心必生前功盡廢故及子路請益唯曰無倦真藥石也哉

徵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

非爲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功全在先之。爲不穩矣。朱子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加以身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爲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

卷之四

子路問政

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
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
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
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己者。故曰先之。又
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
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
之無倦焉。

答子張見前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孔安
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新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
 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
 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
 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
 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
 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
 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
 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
 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
 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古義有司屬吏也宰衆職所視儆故躬先率作則
 下無廢職過失誤也赦之則人得舒展而衆心悅
 舉賢才則人有所勸而政治明仲弓謙言吾明不
 足以知人之賢否所交亦不廣安知賢才而舉之
 夫子言且舉爾所知者苟實好賢而欲舉之則爾
 所不知者亦將有人以舉之而自無遺賢矣此三
 者爲政之大要也夫上者下之綱也綱不舉則目
 自弛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故以先有司先之過誤

卷之六

不宥則刑罰濫而衆心畔故赦小過次之賢才國
家之所倚賴苟不舉之則家犹不可治况國乎况
天下乎故欲治天下者當與天下之人共治之欲
治一國者當與一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家者當
與一家之人共治之仲弓知專求於己而不知與
人共焉苟不與人共則季氏小邑猶不可治况天
下乎此所以舉賢才而終之也論曰夫以無人材
爲憂者庸主之通患也天下之廣不患無人材不
在於上必在於下不在於朝必在於野苟好賢甚
則群賢彙征如拔茅茹豈有無人材之患乎嗚呼
若夫子之言意直心廣足以牢籠天下之人材
尚何無人材之爲患哉郭隗說燕昭王意近之
徵先有司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
事朱子因之仁齋曰宰衆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
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
于書凡爲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亡論其庸

書益稷

驚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已才智而不任人才。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從古註爲是。夫宰誠衆職所視效也。衆職所視效。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之事耳。鄙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馬融曰正百事之名
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孔安國曰
野猶不達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
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孔安國曰禮以
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王肅曰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
行

新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
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
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
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迂謂遠於事情言
非今日之急務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
爾妄對也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
 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
 中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
 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
 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
 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
 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
 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
 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古義 衛君謂出公輒名者實之表名一違則其實
 畢差故政以正名為先迂猶遠也言非今日之急

務責子路不能闕疑蓋君子以知為知不知為不
 知而不實言之此言名不正之弊也事不成猶曰不
 不成事體蓋百事順成而後禮樂可興若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而政治乖繆刑罰不中此言名之不成

可不正也。於其言猶云：於其名稱也。爲政固多術矣。然在衛國則莫急於正名。若名一不正，則下五者流弊自至。百不可爲。方是時，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伋，伋郢辭公卒，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輒乃仇其父而禰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孔子正名之言在是。時實爲急務。論曰：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出曰：夫子不爲也。而觀此章，則夫子亦非不爲輒者。蓋子貢之言語其常也。佛肸弗擾之召，夫子皆欲往。此聖人不棄物之仁也。向使輒誠心以待之，虛己以委之，則夫子豈不可助之乎？正名之舉，亦豈有難爲者乎？胡氏以爲：夫子爲政必將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伋而立之。其論正矣。而非人情不可從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聖人神化之妙，不可以言議，意測之也。

徵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爲政，則正名爲先也。有

是哉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爲迂者。子路始以爲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爲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謂子路野哉者。爲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禰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名以禰。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以子。人孰識之。以孫

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師將以何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爲民立防隄防不立放辟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然乎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爲說可謂空言已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教

古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包氏曰禮義與信足

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

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

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揚氏曰樊遲遊聖

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

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

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

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

古義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圃種菜之處小人謂細

民禮以別上下辨貴賤故民敬義以制可否明取

多能鄙事子罕篇

漢文事見賈誼傳李商隱詩可

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蓋上好之則下亦以類而應。速於桴鼓疾於置郵。可以鼓舞萬民。可以風動四方。第患好之不篤耳。若夫營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子不面責其非。而必待其出而言者。蓋面責其非。則彼固不得不從。然或恐拂其意而聽信之。不篤彼若聞夫子竊議已之非。則差惡之心生於內。而悔悟親切自改之也。必矣。是亦夫子之仁也。論曰。聖門之學。經世之學也。古之聖賢隱於漁釣者有矣。隱於版築者有矣。若稼圃之事。固士之所不羞為者。然在孔孟則鄙樊遲稼圃之問。斥陳相並耕之說。專以繼往聖開來學為教。濟天下立綱常為道。若版築漁釣之事。固不得已之事也。可知遯世為高者。非知孔孟之心者也。

徵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焉。

憐夜半虛前席
神不問蒼生問鬼

孔子所以不答也。然其意則如包咸說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觀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則包咸得之。昔在唐虞，后稷勤稼穡，孔子何以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壤定，賦立萬世之法，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乏君子之人，而樊遲乃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氏後世精藝殖者，多爲其君殖利己，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引古聖賢隱於漁